

# 天然災難後臺灣各博物館的公共參與： 以 921 地震與 88 風災為例

陳叔倬<sup>1</sup>

## Facilitating Post-Natural Disaster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a New Function for Museums in Taiwan: Cases of 921 Earthquake and Typhoon Morakot

Shu-Juo Chen

**關鍵詞：**天然災害、921 地震、88 風災、臺灣博物館

**Keywords:** Natural Disaster, 921 Earthquake, Typhoon Morakot, Museums in Taiwan

---

<sup>1</sup>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Email: shujuo@gmail.com

(投稿日期：2013 年 4 月 24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3 年 5 月 20 日)

## 摘要

博物館的功能隨著時間發展越來越多元化，其中爲了呼應公共化的訴求，博物館勢必對於公共事務加以投入。天然災難計畫原本即是博物館日常營運中必須準備的工作，天然災難本身亦是博物館展示的重要主題之一，但面對層出不窮的天然災難發生，博物館是否發展出災難後公共參與的新功能，值得關注。本文列舉 921 地震與 88 風災後臺灣各博物館的公共參與，發現天然災難後的公共參與已成爲臺灣博物館的新功能之一，服務範圍已遠遠超出日常營運必需的天然災難計畫，參與面向亦橫跨社會影響與環境影響。社會影響關注於文化資產保全、社區培力、文創產業發展、心靈陪伴等；環境影響關注於災難科學的研究、展示與教育。更有博物館協調出異業合作平臺，達到更高層次的公共參與目標。

## Abstract

The features of modern museum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In order to echo the aspiration for publicization, modern museum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ublic affairs. Natural disaster planning is originally a routine task carried out in museums. Would it become a subject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lists cas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museums in Taiwan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and Typhoon Morakot and suggests that facilita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fter natural disasters has become a new function for museums in Taiwan. In these cases,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pays attention to not only the material objects but also people who suffered in natural disasters. A higher lev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achieved when a cross-sector cooperation platform is organized by museums.

## 博物館功能的創新

傳統博物館給世人的形象，是一個物的展示場所（漢寶德，2000：6）。但從最早博物館僅為菁英階級服務，隨著公民價值的提升，促使博物館功能從典藏與研究擴展至展示及教育，讓現代博物館成爲一個多功能的綜合體。

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指出，特定時期科學專業的本質，受到當時科學社群整體的理論、信念、價值、方法、目標、專業與教育結構所影響(Kuhn, 1962)。平常時科學活動的內容會由原初典範所界定，但是當有異例挑戰原初典範時，原初典範的適用性則會被重新被考慮。孔恩認爲，科學史的進程，就是無數個典範前前後後相互取代的動態歷程。

採借自孔恩典範轉移的概念，博物館功能的演變，也有無數的新典範被提出。但並不像科學典範被移轉取代，博物館新典範的出現並沒有取代舊有的典範，而是豐富了過去的典範價值。當代博物館社群的集體性格，使得博物館專業的入門者，被要求必須接受認可的博物館典範來行事，其結果也必需以典範來評價。若舊典範不足以回應新社會的需要，新的想法被提出並施行，進一步爲更多同業所接受，則博物館功能被重新定義，以迎接新功能的加入。

過去博物館由單純地典藏與研究功能，進階到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四大功能，更進一步發展出休閒、娛樂等新功能，皆經歷了若干價值觀念的折衝，其間無數新功能被創造出來。面對天然災難不斷發生，公共性不斷被強調的當代博物館，是否也發展出新功能？值得關注。

## 博物館與災難

災難的成因有許多種，可簡單區分爲人爲災難與天然災難。災難的結果

也可區分為社會影響與環境影響兩種，但與成因之間沒有絕對關係，卻與災難的規模大小呈現正相關。規模越大的災難，越容易同時造成社會影響與環境影響；規模小的災難，仍可能單純地僅造成社會影響或環境影響。

爲了營運安全，博物館行政對於天然災難的預先準備極爲重視。平常時一般民眾大量出入博物館，鑑於蒐藏的目的大多數博物館更保有重要典藏。爲了民眾與典藏安全，博物館應對於天然災難有應對計畫(Disaster Planning)，包括天然災難預防(Disaster Prevention)、天然災難遭遇準備(Disaster Preparedness)、天然災難應對(Disaster Response)、天然災害恢復(Disaster Recovery)。天然災難預防方面必須關注於館舍與文物的日常安全稽查；天然災難遭遇準備方面必須對各種可能發生的天然災難提出不同的防備計畫，包括館內各人員在天然災難發生的角色參與、文物如何保全、觀眾安全如何維護、物資如何調度等；天然災難應對則關注於災難發生後各工作小組如何正確組織、人員維生與文物保全系統如何正常運作、館外其他工作場所的設置、以及對外聯繫網絡的建立；天然災害恢復則將進行中長期的計畫，依照藏品、設備、館舍建築順序按部就班進行重整，使博物館所有面向恢復常軌(Stewart, 2004)。

除此之外，災難事件本身即是博物館展示的重要主題之一。許多博物館蒐藏品是重大災難劫後的殘餘，甚至於有一些博物館整體內容即是呈現災難事件，例如美國的大浩劫博物館、英國或澳洲的戰爭博物館、北日本的地震博物館、以及臺灣的地震教育園區等等都是（王嵩山，2005a：45-47）。

天然災難發生層出不窮，無論是對於館內災難發生的預先準備、或是對於館外災難事件的展示主題投入，各博物館皆累積了相當多的經驗，配合本身的定位與功能，嘗試對未來突發的災難事件有所準備。但除了預設的功能之外，博物館面對天然災難是否能發揮其他功能？921 地震與 88 風災是近年來臺灣最大的天然災難，臺灣各博物館在這兩大天災中都有深度的公共參與。本文嘗試探討臺灣各博物館在此兩大天災發生後的公共參與，探討天然災難後的公共參與是否已成爲臺灣博物館的新功能。

## 臺灣各博物館在 921 地震後的公共參與

1999 年 9 月 21 日發生的集集地震，是臺灣近代化以來遭遇到的最大規模天然災難。死亡失蹤 2,505 人，建築物全倒、半倒近 8 萬 4 千戶、直接財產損失超過 3 千 6 百億臺幣，對臺灣社會造成巨大衝擊。接續生命搶救之後，災區文物受損的後續問題，逐漸受到政府與民間注意。許多重要歷史建築構件與文物被屋主變賣給舊木材商或古董商，有的留在現場待價而沽，有的被當廢棄物私自清運，更有不肖人士趁火打劫，建築構件與文物不翼而飛（林會承，2000）。地震當時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第三條規定，文化資產包括古物、古蹟、民族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自然文化景觀等多項。921 地震發生之後，古蹟及歷史建物災情慘重，幸運的是臺灣過去古蹟維護推動已久，以內政部為中心的救災體系已具雛形，在學術界的協助下，古蹟災情很快的穩定下來，經內政部彙整確認災後搶修的古蹟計有 41 座（今古蹟的主管權責歸文化部管轄）。歷史建物在當時尚未具備法定地位，則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今文化部）與學界組成的「921 文化資產搶救小組」共組工作團隊，擬定救災策略、步驟與內容，從基礎調查做起，分區完成破壞鑑定、修復原則與方法、修復經費預估等工作，經彙整歷史建物受災數量約 750 座（林會承，2004；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394）。災區過於廣袤，受災文物資產數量龐大，搶救事蹟不勝枚數。

震災後兩週，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根據地方文史工作者李奕興先生及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徐明福教授報導，擬定「搶救文物專案計畫」，報請教育部、行政院第六組、文建會核備後，開始投入為期一年的搶救計畫。第一階段史博館組成「搶救文物小組」進行文物蒐集工作，以竹山鎮、東勢鎮、大里市為主要地點，在坍塌全毀的傳統建築中蒐集文物。搶救小組在進入災區時，歷史建築中較精彩且具有歷史性、文化性、藝術性、民俗性、社會性的部分文物已經很難看到。從 1999 年 10 月初到 12 月底，共調查水里、集集、鹿港、大里、竹山、石岡、東勢等地點，共蒐集約 800 件文物與建築構件。工作包括鹿港龍山寺、集集火車站及水里蛇窯影像及文字

記錄；竹山鎮莊氏家廟建築與文物拆卸保存；東勢鎮善教堂建築拆卸保存；東勢鎮劉氏家廟部分文物保存；竹山鎮敦本堂文物拆卸；大里市樹王里林大有宅建築及文物拆卸保存等。第二階段，史博館持續進行文物清理、維護、修復及加固、修補等必要措施，以避免文物持續遭受損害。第三階段，則進行挑選不同類型、材質的文物與建築構件，彙整成具系統性的脈絡，提供社會大眾對歷史文物的保存觀念（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a，2000b）。

建築與文物經過清理、維護與修復後，於2000年9月16日至10月29日以《搶救文物—921救文物大地震災區文物研究展》向國人介紹。整體展覽規劃方向朝文物維護與保存觀念進行，並不特別強調地震災後的悲情，或者大自然力量對文化歷史的殘酷摧毀。博物館並無力搶救人命，但寄望在文化歷史上盡力留存往後還能親眼看到的實物，對歷史與文化的感動留下媒介。這個展覽之中，史博館先進行文物的定位與詮釋，以深化文物搶救的意義。接著交代文物的時空背景，讓這些文物即使在地震後進到博物館中的變調環境下仍能存續。

配合展覽，史博館並辦理「地震災後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學術研討會」，深入探討震災後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實務與觀念，增強對臺灣本土歷史文物之維護意識。研討會特別邀請到參與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後文化資產維護的專家學者與國內學者進行對話，就雙方政府在面對地震後的策略方案、地震後文化資產的搶救原則、隨著地震後文化資產的流失帶來的人文反省、乃至於災後歷史建築的結構補強及文物修復的各種實踐案例作深入檢討（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c）。

為了使文物搶救的經驗能夠傳承下去，史博館嘗試與研究所「建教合作」模式，計有國立臺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古物維護研究所（今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德國歌廷根大學民族學研究所，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以及樹德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學系學生們，共同參與文物登錄、清理、修復、圖錄編輯、與展品配置等工作。

於此同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亦投入南投市復興路張宅之拆遷重建工作，並舉辦「留下我們的記憶空間：歷史建築保存與再生研討會」及「留下我們的記憶空間：歷史建築登錄制度國際研討會」。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稱科博館）雖未提報中央政府以分配文物搶救任務，但仍與東勢鎮與石岡鄉地方結合，在瓦礫堆中搶救民間文物，並希望藉此重構地方的集體記憶。臺中縣東勢鎮的公館地區，奉祀著魯班公仙師廟。廟周圍是東勢最早開發地區，東勢林場的早期工作者群集於此形成所謂「匠寮巷」的社群。921 地震幾乎全數摧毀了以土磚構築的匠寮巷民宅，災後為追求效率，一度決議以完全清除方式進行重建。但完全清除的方式將使得過去的歷史記憶消逝，畢竟人的記憶非常流動不穩定，若可具體化記憶的歷史物件完全消失，歷史情感也隨之消失。因此一些客家文化意識者提出以搶救取代完全清除，重建後的社區才會有文化的根基。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專業人員協助下，社區居民一方面主動檢視軍方清理廢棄物中是否有重要文物，進行必要的文物修復與保存作業。四千餘件日常生活用品被搶救，內容包羅萬象，包括各式文獻、特殊客家建築構件、木工工具等；更繪製以巧聖仙師廟及其廣場為軸心的聚落與家宅內部空間，並拍攝民宅清除前後的影像紀錄。另一方面，博物館人員協助社區居民進行家族史與生命史訪談，將歷史記憶與歷史文物同步搶救保存（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2001；王嵩山，2005b）。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在搶救、訪談、記錄完成之後，亦舉辦了匠寮巷的《家園重建地震》特展，向中臺灣民眾展示公共參與的成果（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405）。

除了投入文化重建工作之外，科博館同時投入災難環境影響後續的研究與教育工作。依據教育部 2000 年 7 月 7 日召開的「地震博物館推動工作小組委員會議」，選擇於臺中縣霧峰鄉光復國中校區斷層現址興建「地震博物館」（今 921 地震教育園區）。光復國中在震災中地表斷層錯動、校舍倒塌、河床隆起等地貌，在幾個候選地點中保存條件最完整。為紀錄及保存 921 地

震災難歷史，提醒政府與民眾重視防震及救災措施，體現理性與人文關懷，普及推廣全國地球科學及地震教育知識，科博館接受教育部的指示，進行 921 地震教育園區的營運管理規劃作業，並實際執行興建工作（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1）。除了沿襲傳統的博物館典藏與研究外，亦增加地方性、歷史性、社會性與科學性的展示內涵，肩負更寬更廣的社會教育任務。921 地震教育園區於地震五週年的 2004 年 9 月 21 日正式對外營運，園區館舍包括：典藏活動斷層紀錄的「車籠埔斷層保存館」、見證 921 地震的「地震工程教育館」、感受地震震撼的「影像館」、防患於未然的「防災教育館」、見證臺灣人民的患難真情及生命力的「重建記錄館」。921 地震教育園區藉由展示切過校園及運動場的車籠埔斷層、毀壞的教室等地震遺跡，透過自然科學、人文、歷史紀錄等三個面向進行展示，希望觀眾在踏進園區時，從認識地震的自然現象開始，瞭解災害的起源，建立正確的防災觀念，以期保護自己及幫助別人。921 地震教育園區營運至今，因其歷史性、地區性、特殊性、珍稀性，成為科博館各外館中遊客數最多的外館。

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是另一個科博館興建並管理的外館。2002 年 11 月間，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陳文山教授所主持的車籠埔斷層古地震研究在南投竹山地區進行斷層槽溝開挖及古地震調查，發現現場保存了 921 地震當時的地表破裂原狀，槽溝的剖面清楚呈現了過去多次地震造成的褶皺與斷層構造。教育部認為具有高度學術研究及保存價值，因此指示科博館設置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於 2013 年 5 月 1 日正式營運，園區內建有地質科學館與斷層槽溝保存館，用以保存車籠埔斷層槽溝剖面景觀、傳遞地震地質及環境生態科普知識、延續並協助國內外地質相關研究等。地質科學館 1 樓常設展區及 2 樓特展區涵括了地質科學教育的各種主題，包含槽溝剖面拓模展示牆、以及描述臺灣島形成的裸視 3D 影片。斷層槽溝保存館可在空橋上實地觀賞槽溝的斷層剖面，親身感受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13）。



## 臺灣各博物館在 88 風災後的公共參與

2009 年 8 月 7 日深夜，莫拉克颱風在花蓮登陸，8 月 8 日強風豪雨重創臺灣中南部及東部，短短三天降下一年的雨量，造成災民家園毀損，死亡、失蹤及重傷人數近 720 人，災難範圍遍及南投、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臺東等 6 個縣市 19 個鄉鎮及 90 個原住民部落，造成災民生命與財產重大損失。其中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的小林聚落，8 月 9 日清晨遭受村落上方獻肚山的山崩及楠梓仙溪暴漲土石流的掩埋，死亡人數達 474 人，僅約 50 人倖免於難，幾近滅村。因罹難災民多數為平埔族裔，後續救災、安置、遷村、及文化重建，關係著小林平埔族裔未來生存與文化的延續，引發國內外媒體及各界的大量報導與深切關注。原小林國小內設置有高雄縣小林平埔文物館，是國內第一座平埔族文物館，88 風災之後亦遭土石流掩埋。

國內的文化人類學者們過去長期關注臺灣原住民族固有文化體系、與當代社會發展的各项議題。88 風災造成原住民部落的覆滅、生命的損失，規模之大，前所未見。因此當莫拉克風災來臨的時刻，學者們義不容辭的發揮學術專長與能力，於 2009 年 9 月 1 日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氣候變遷、國土保育與臺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願景：八八風災後的前瞻性跨學科討論會」，邀集相關學科專家學者，以「氣候環境」、「政策規劃」與「族群願景」三個議題展開討論，並且探索組織長期集體研究計劃的可能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9）。但受制於有限的資源與人力，參加討論會的學者們所發議論大多僅止於學術殿堂的討論，難見到具體的實踐。

博物館中研究員身兼政府職員及研究者身份，相較之下，即比一般學術研究單位學者更有整合資源與實踐的可能。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為文建會（今文化部）所屬單位，原先即為典藏平埔文物的重鎮，擁有專業的研究人員及珍貴的相關收藏（李子寧，2009；吳佰祿，2009）。88 風災後臺博館代表文建會投入小林重建工程，除了出面結合各界資源執行史料保存與展覽計畫外，亦協助小林居民重建族群記憶。

災難甫發生時，文建會緊急補助甲仙鄉公所於小林村伍里埔搭建臨時公廨、續辦夜祭，並指導臺博館於高雄縣甲仙鄉文物館協助推出《小林平埔文化》特展，將重要的小林文化作實體展出。臺博館更於災變兩個月後的 10 月 29-30 日，協同臺史博、高雄市自然史教育館、小林平埔原住民族文化重建協會等單位，於高雄縣甲仙鄉文化館舉行「重建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適時舉辦研討會、展覽並配合傳統祭儀等措施與溝通管道，展現出及時的真誠關懷，更可為重建南臺平埔族群文化的漫長計畫期程，奠定身後與穩固的推展利基。研討主題包括：1. 從平埔族群歷史文化、文化特色的保存、族群文化永續發展、災後重建問題與西拉雅平埔族群文化等有關議題；2. 與災後平埔原住民族座談有關文化重建議題（國立臺灣博物館，2010）。有別於中研院的討論會在臺北召開，臺博館的研討會選擇在災區舉辦，讓切身相關的民眾亦有機會參與。日期的選擇則是切合小林村原有的農曆 9 月 15 日平埔夜祭時間，以召開研討會形式敬拜太祖。

「重建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受到當地民眾的熱烈支持，為臺博館在當地留下認真行事的良好印象。政府與各 NGO 團體的重建工程持續推動，但牽涉面向廣泛且複雜，難免與災民及社會的期許有若干落差。為了收集更廣泛的意見與多元的觀點，文建會再次指導臺博館於 2010 年 10 月 23-24 日假高雄縣甲仙鄉文化館召開第二屆有關 88 風災重建的研討會—「再現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研討會時間配合小林傳統夜祭活動的時機，建構出重建平埔文化交流與論述的平台，邀集不同單位提供各自的觀點以進行溝通，提醒各界在重建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包容與尊重、更大的耐力與毅力、更廣的溝通及參與，與更細心的規劃與執行。經過與會學者、專家、災民、村民、政府部門、民間組織等多元化、多議題的論述、對話、溝通、交流下，取得了相互的共識並提出更新的思維與作法。

「重建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圍繞著五個主題：「學術 vs. 非學術」、「在地發聲」、「眾聲喧嘩」、「集體行動」、以及「多元文化」。非學術參與方面，相較於制式的學術研討會需要提交論文的限制，此研討會邀請小

林村民以座談形式發表意見，能更廣泛收集到非學術的意見。在地發聲方面是鑑於災難發生後過多外界團體與資源湧入，讓在地小林村民似乎失去主體性，因此安排小林村民主動對外發佈自己的心情與感想。眾聲喧嘩方面則邀請各單位專家學者共同與會，不論是學術團體、非營利機構、政府單位、民間企業都共同參與，一共 20 多個團體或單位共同與會，包括中央官員、地方官員、NGO 組織（慈濟、紅十字會、長老教會、環保團體等）、大專院校、專業學會（平埔學會、建築師公會、社造協會、心理學會等）、企業、記者等，與小林村民面對面溝通。集體行動方面安排以「集體行動：衝突與實踐」為名的論文發表，從建築、法律、政策、非營利組織、媒體、心理建設、族群思維等角度，顯現集體行動的多面向。多元文化方面，各論文都關注到文化層面，強調重建工作離不開文化，特別是 88 風災牽涉到的族群眾多，每一族群背後的文化及生活方式，需要格外關注。研討會過程中，所有不同的單位齊聚一堂，做最廣泛的意見交換。小林村民也能第一時間參與，共同討論。確實在研討會中建立了政府、學界、與民間溝通的平臺，不僅在災後重建的工作上發揮聯繫與溝通的功能，更成為未來保存與永續發展平埔族群文化的基地（國立臺灣博物館，2012a）。

在連續兩年主辦「重現」、「再現」兩研討會之後，2011 年 10 月 7-8 日臺博館第三年舉辦研討會—「展望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延續第二屆研討會強調的溝通模式，會議同樣邀請了眾多政府單位、NGO 團體、學術單位、民間企業與會。為了切合「展望」的主題，會議專注於討論：1. 災後重建工作各個層面的回顧與展望；2. 從組織、結構、功能層面探討非營利組織在災後重建的功能；3. 災後重建心理、社會、文化層面的探討；4. 災後重建生計與產業的發展與展望；5. 環境倫理與永續經營的分析與探討，作為三年來學術研討會的一個總結（國立臺灣博物館，2012b）。

臺博館除了辦理研討會彙集多方意見外，亦委託學者進行「小林村災後口述歷史訪查計畫」。有別於其他政府單位專注於災難的自然環境成因分析，選擇以「社會脆弱性」看小林滅村事件。在自然地理上具有自然脆弱性

的特質之外，小林在人文地理及歷史文化上，更具有社會脆弱性特質：1.人口結構上小林村民大部分為平埔族群西拉雅族人，千百年來顛沛流離，災變前仍未得到中央原住民主管機關的重視；2.歷史上受到主流漢人文化持續衝擊；3.產業發展上受到都市化影響，人口外流嚴重；4.文化發展上傳統文化崩解速度過快，傳承出現斷層。災變之後，更加深了小林的社會脆弱地位，部落菁英份子原都居住在村內，但山崩後大多往生，小林村的建築、聚落、和罹難者身體等有形物直接消失，社區組織、結構、倫理已然瀕臨崩解，不僅原有的 4 點社會脆弱性無法弭平，更多的親族飄零、心理創傷、組織瓦解、文化斷層、經濟崩壞等巨大衝擊等巨大社會脆弱性瞬間產生，欲加以翻轉需投注更大的心力（鄭水萍，2012）。藉由口述歷史訪查計畫的進行，臺博館再次確認未來公共參與的發展面向。

臺史博同樣是文建會下屬機關，亦在 88 風災後，投入文化重建的工作。藉由委託小林村民執行「史料保存與音像記錄計畫」以及「傳統文物重製計畫」，協助小林村民收集、整理史料文獻以及重製傳統文物，並讓村民能夠繼續吟唱祖先流傳下來的歌謠。

隨著甲仙鄉五里埔永久屋的興建，基地內亦規劃有「平埔族文化園區」，內容包含小林平埔族群文物館、平埔族公廨、眺望塔與省親會館等。館舍由紅十字會總會興建，文建會則補助軟體展覽經費，並委由臺博館、臺史博籌備後續相關策展與規劃作業。五里埔平埔族文化園區已初步建置並於假日有限度開放，但正式展示內容仍未完成，需要中央持續支持，回應小林民眾的期待。

另一個文建會轄下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簡稱史前館）則是在 88 風災後，針對東臺灣原住民部落進行一系列計畫，包括記錄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災害過程、搶救部落文物及歷史記憶、藝術陪伴等活動。史博館以這些田野工作實錄製作成《站在記憶的斷崖上一關懷嘉蘭村莫拉克風災》特展暨「金峰鄉產業展售活動」，2010 年初於臺南市德安百貨展出，結合金峰鄉地方產業與手工藝品展售，尤其是災後鄉公所成立的「木工坊」、「布工

坊」，讓災民們以擅長的雕刻、刺繡手藝，利用漂流木等為素材，製作工藝品銷售，試圖為往後的生活尋出路。與臺博館在小林的投入相似，史前館在東臺灣的投入，亦同時關注文化資產保全、社區的培力、文化展業的發展、以及心靈的輔導。

臺博館、臺史博、史前博都為文建會所管轄，參與的角度較針對社會影響層面，教育部管轄的博物館則偏向環境影響層面。因 921 地震後科博館在地震環境教育推廣上有許多經驗，因此 88 風災後國家實驗研究院（以下簡稱國研院）提案合作，提供福衛二號衛星地球觀測近即時高解析 3D 影像為基礎，結合科博館的科學教育專業及多媒體製作能力，共同於 2011 年下半年於科博館及 921 地震教育園區推出《變動的地球與防災科技》特展。國研院並且合作製作 88 風災立體多媒體影片—《沈睡中的記憶》。藉由一對小林村爺孫的對話、配合風災滅村的畫面，喚醒民眾對自然環境的尊重，和省思人與大自然間土地的關係。

## 結論

921 地震與 88 風災對於臺灣各博物館本身來說，並無造成太大的損傷，因此臺灣各博物館在 921 地震與 88 風災後的參與，主要都是以公共參與的角度出發。藉由回顧臺灣各博物館在 921 地震與 88 風災後的公共參與，清楚呈現臺灣博物館已發展出天然災難後公共參與的新功能，並且其功能範圍遠遠超過原本博物館內部的天然災難應對計畫(Disaster Planning)。各博物館依照各自不同的屬性，在天然災難中提供的公共參與亦有所不同，並對應於天然災難後造成的社會與環境影響，各自加以關注。針對天然災難後的環境影響，博物館關注的是從災難中學習，深入研究災難，有效的進行災難管理，甚至進行災難教育，以避免未來災難來臨時再次造成重大傷害。學習的範圍不止於災難本身，還包括災難造成的各種災情與影響、以及因應災難所採取的災前、災後等各類防救與復原重建作為。每次災難及其防救都具有獨特性，而從過去的災難及防救過程，可以學習到許多未曾有過的知識與技能，

有利於我們再日後去面對更多樣、複雜的重大災難事件（陳亮全，2012）。相對的，針對天然災難後的社會影響，博物館關注的角度，則以文化資產保全、社區培力、文創產業發展、心理重建為主。文化資產保全主要進行古蹟、藝術建築、聚落、重要文物的損害整理與重建；社區培力則利用社區營造的方法，重新活化社區組織；文創產業的發展則著重於利用文化的土壤作為產業重建的利基；心靈陪伴則強調利用藝術來撫慰心靈創傷（國立臺灣博物館，2012a：190）。

基本上博物館是對應「物」的專家；就社會影響層面觀察，多所博物館即刻投入文化資產保全的工作；從環境影響層面觀察，亦有博物館投入環境景觀變遷的保存與展示教育規劃。在 921 地震後的公共參與，針對災難的社會影響，各博物館專注在文化資產的保全。針對災難的環境影響，博物館則專注在地震景觀的保存。但其中也有同時關注物與人互動的項目，譬如科博館在東勢匠寮巷的搶救工作，除了物的搶救外，同時進行人的家族史與生命史訪談，甚至是聚落與住宅的人文空間記錄，以重構地方的集體記憶。另外如 921 地震教育園區中的「重建記錄館」，亦收集有地震後許多團體組織共同努力進行重建的成果與文件，是 921 地震教育園區中唯一不收費的展示館，凸顯出該園區在強調科技教育之外，亦尊重人文關懷。

對此王嵩山提出，物件的（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人爲的）毀損形式、災害及其所造成的影響，不只涵蓋科學的參考價值，也涉及社會文化的特殊範疇（王嵩山，2005a：45-47）。因此針對天然災難的社會影響，博物館能夠關注的面向不應僅止於文資的保全，對於社區培力、文創發展、與心靈陪伴方面，亦應同樣關注。臺博館、臺史博、與史前博在 88 風災後對於小林部落及嘉蘭部落的投入，就包含了社區培力、文創發展、與心靈陪伴等方面，像是臺博館支持小林部落恢復傳統祭儀，並委託專案計畫藉由口述歷史訪查進行心靈陪伴。臺史博則藉由委託受災民眾執行史料保存與文物重製計畫，亦對於社區培力、文創發展、心靈陪伴方面多所助益。史前博的作法則是社會面與經濟面的全面支持，甚至為災區民眾安排地方產業與手工藝品

展售，確實做到文創發展的推廣。更難得的是，臺博館在小林部落的投入，甚至跳脫了傳統博物館的角色，跨領域擔任起協調者的角色。在第二、第三年的南臺平埔族群文化研討會中，臺博館站穩「多元文化」以及「部落主體性」兩大重建主軸，廣邀政府單位、非營利團體、學術單位、民間企業等異業共同座談，達到更高層次的公共參與目標。

在現代博物館逐漸朝向公共性發展的同時，面對層出不窮的天然災害，博物館應該跨越既定的博物館界限，勇敢跨足多元問題的理解與詮釋，將博物館視為提供包容性公共空間的公領域，目標朝向更廣泛的人群及大自然，更深刻的與社會影響與環境影響進行對話，以符合早於 1974 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即修訂的博物館定義：「博物館應該成為其所處的社會整合的一部分，是服務於社會與促進社會發展的機構。」（王嵩山，2012）

## 參考文獻

- 王嵩山，2005a。論災難博物館學的形成。想像與知識的道路：博物館、族群與文化資產的人類學書寫，頁：45-48。臺北：稻香出版社。
- 王嵩山，2005b。物件、記憶與歷史。想像與知識的道路：博物館、族群與文化資產的人類學書寫，頁：25-27。臺北：稻香出版社。
- 王嵩山，2012。新博物館與公共博物館學，博聞電子報，10，取自 <http://makingmuseum.tnua.edu.tw/emnews/40/columns/1218>（瀏覽日期：2013年4月20日）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災後十年：921 地震口述訪問記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9。氣候變遷、國土保育與臺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願景會議記錄，取自 <http://www.ianthro.tw/p/5735>（瀏覽日期：2013年4月20日）
- 李子寧，2009。眼前無路想回頭：再看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北部平埔族的木雕，臺灣博物，103：22-39。
- 吳佰祿，2009。國立臺灣博物館藏西拉雅族文物簡介，臺灣博物，103：40-51。
- 林會承，2000。震災地區文化資產搶救工作紀要：921 集集大地震及 1022 嘉義大地震。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林會承，2004。921 震災古蹟及歷史建築搶救的回顧。災難與重建—921 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論文集，頁：383-404。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a。搶救文物：921 大地震災區文物研究展圖錄。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 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b。搶救文物：921 大地震災區文物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 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c。地震災後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1。921 地震教育園區營運管理規劃報告。臺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13。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隆重開幕，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訊，303：1。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2001。傳統民居文物與集體記憶重建研究：921 後東勢匠寮巷與石岡社區之例。臺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國立臺灣博物館，2010。重建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
- 國立臺灣博物館，2012a。再現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
- 國立臺灣博物館，2012b。展望南臺平埔族群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
- 陳亮全（序），2012。災後十年：921 地震口述訪問記錄，頁：iii-iv。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漢寶德，2000。博物館管理。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鄭水萍（編），2010。小林村災後口述歷史訪查計畫報告書。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
-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tewart, P., 2004. Disaster planning. *In*: Wythe, D. (Ed), 2004. *Museum Archives: an Introduction* (2<sup>nd</sup> ed.), pp. 120-122. Chicago, USA: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